

朱元璋

上

张笑天 著

作家出版社

朱元璋

张笑天 著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目

录

1



第 一 章	朱元璋剃度，如净不净，十戒不算多，人间物欲如何能割舍？人人都有成正果、成佛之本性，无奈饥肠辘辘何！	/1
第 二 章	偷馒头给穷伙伴吃，也能“胜造七级浮屠”？大和尚、小和尚讨论帝王之道，是否僭越？	/14
第 三 章	替佛行善却招致寺院的衰败，西天取经未免遥远，浮屠也许就深藏在乱离和水深火热的人世间。	/23
第 四 章	胭脂痣，珍珠翡翠白玉汤，那是一团朦胧的美好的影子，足以伴他半生之梦；皇字头，帝字尾，三兄妹的命运之线拴到了朱元璋权力中枢上。	/33
第 五 章	看《易经》，批八卦，如果能批出个当皇帝的女婿来，还用得着看一块风水宝地先埋他老子吗？百衲衣虽破烂，却不失斑斓色彩。	/43
第 六 章	和尚教美，并非一般佳话，谁能料到会成就历史上一代名后。走马灯一样美丽的影子，唤醒了槛外人的春梦，春心与雄心同时躁动。	/55
第 七 章	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该杀。杀尽元朝百万兵，腰间宝剑带血腥，山僧不识英雄主，此去四海扬姓名。	/68
第 八 章	虚幻的美丽的影子集点渐渐实了，去掉紧箍咒的情爱姗姗来迟。入世难，出世也难，出世者劝别人入世，岂有真正出世者呢？	/81
第 九 章	一个要坐第一把交椅，一个要霸占人家女儿，利益均	/92



朱 元 璋

2



沾，借刀杀人。一张热饼藏怀中，烫烂了皮肤的是热饼，还是那颗滚烫的心？

- 第十章 被人猜忌，又替人消灾，到头来并不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由阶下囚一跃而为东床快婿，朱元璋与马大脚演绎人间悲喜剧。 /105
- 第十一章 主帅出征，部下打他旗号却受斥责，为一个败军之将痛打光屁股朋友，买的是人心。“马伯乐”会相马，更会“相人”。老王婆卖瓜，也得吃瓜人识货。 /116
- 第十二章 没生养过的少妇一次领养三个儿子，且要承诺，五年后推出三员大将。天外飞来一个不肯为妾的人，元配夫人愿与她易位，是宽容还是陷阱？ /129
- 第十三章 卦中既有雷出地奋之象，岂甘寄人篱下？妻妾易位的契约，未尝不是真诚心灵的碰撞，契约毁于这碰撞的火花。忍世上难忍之事，大谋不乱。 /140
- 第十四章 新婚之夜不入洞房的新郎，却到另外一个女人跟前号啕大哭，却不是因为一个情字。一棵大树剪光所有的枝叶，只剩光秃秃的树干，这树干就是朱元璋。 /150
- 第十五章 新婚之夜约法三章，红颜不愿深闺藏娇，要陪丈夫驰骋疆场打天下，送给丈夫的是铠甲，第二件礼物是两员上将军。 /160
- 第十六章 夹着的尾巴露了，是不是野心也昭然若揭了？没有人愿意打败仗，但有时打了败仗反而更安全。想称王的人胃口并不大，只拥有一小山城的“滁阳王”权力与欧阳修差不多。 /170
- 第十七章 不让老泰山称王，朱元璋把王冠留给自己吗？女儿给母亲行贿，买的是平安。有在爱妻面前也不能袒露的秘密吗？不是花心而是野心。 /179
- 第十八章 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太上老君帮朱元璋免了杀身之灾。活着未能封王，死后封号写在墓碑上不知是给谁看。捡个鸡毛当令箭，放牛娃发号施令管用？ /190
- 第十九章 千艘战船，三万水师，竟是拱手相送，先锋印就不是那么容易得的了。常遇春舟中一跳，跳到了朱元璋心头高位上，他的粗鲁便可淡化了。 /201



目

录

3



- 第二十章 借刀杀人，又不承担借刀杀人之过，又可从容地落下几滴同情之泪。变敌兵为亲兵，是冒险还是怀柔？一介书生手提三颗人头来晋见，换来个应天知府，举座皆惊。 /213
- 第二十一章 旧时王谢堂前燕，今朝不知飞到谁家？汤和恭维上司的用语很独到：你总比阿猫阿狗强吧？印度香料什么时候在少女心上散布芬芳？ /225
- 第二十二章 乾坤里有大空门，空门里有大乾坤。佛性、人性合而为一，这是长老在新主登极前洒下的菩提水？美女如云，堕人斗志，小将的办法是化美女为一缕冤魂，以励斗志，是耶？非耶？ /236
- 第二十三章 不战降，战而降，战败而降，战败而不降，一律对待，这不正是大度。你也私访，我也私访，朝野都在私访，这是巧合。 /247
- 第二十四章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朱元璋开创了看上去愚笨而实则英明的治国先河。儿子进献美女，杀；冒大将可能反叛的危险斩其子，朱元璋会不会算账？ /259
- 第二十五章 一幢石碑压在一个人的心上，能否承受得住？自己再加一块反而会抵消。将才，脑后却有反骨，他看准的猎物是危险的信号。 /269
- 第二十六章 你杀了我儿子，我恨你，但不会背叛你，这也是一种忠诚。红杏不出墙，其奈有人越墙而入何！富可敌国的人当年放恶犬伤人，如今自己就是低三下四的狗。 /282
- 第二十七章 一个暴死，一个疯了，这是当今世上两大贤人，无缘对面不相逢。有舍命吃河豚的人，自然也有舍命烧河豚的厨子应运而生。 /292
- 第二十八章 每个人都在兜售自己，就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君子以自昭明德，坤地为母，性温驯，离火中女，性依附，于是刘伯温该出山了。 /303
- 第二十九章 给他多大的官都不稀罕，是对他人格的褻渎，索性什么也不给。夫子庙里住进刘伯温，他却不相信灵气，半部《论语》能治天下吗？至少赵普没有讲真话。 /313
- 第三十章 一主一仆，出于同一师门，为得到刘伯温，只得为苏坦妹立碑，实则是朱元璋的耻辱柱。后花园里出现鬼 /324



朱 元 璋

4



影，明知鬼在何处，却又不能捉鬼，谁解苦衷？

- 第三十一章 狗容易交人难，给一根骨头狗就会摇尾巴。害人害己，小人有时也并不得意小人。杀人并不是仁慈或残忍的标志，杀一个人和杀一百个人是一样的。 /335
- 第三十二章 先送美人图，美人还愁不送上门来吗？替别人答卷中过举人的女子有感于江南贡院长了荒草，有意披荆斩棘去博得个金榜题名，视科举为儿戏。 /347
- 第三十三章 治乱世用重典，朱元璋造就了胡剥皮和陈炼铁，也同时创造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既然能在韩林儿膝下称臣，为什么不能对陈友谅顶礼膜拜？权宜之计耳。 /359
- 第三十四章 五通庙通金木水火土，贯东西南北中，是陈友谅的圣地，却是徐寿辉通向地狱的走廊。万鸟腾空，也正是朱元璋好运腾飞之时。 /370
- 第三十五章 海不能枯，石不能烂，所以爱情也是能变的。嫁女的遗嘱，不给妻子、儿子和女儿，却藏在女婿手中，令多少人生疑。 /382
- 第三十六章 借刀杀人古亦有之，自己手上不沾血，不失为上策。那么假他人之手施恩活人一命，也不该是赔本生意吧？挑水僧为朱元璋跛了一条腿，终有了回报——表哥。 /394
- 第三十七章 既是真戏假做，又是假戏真做，朱元璋满意的和担忧的都是刘伯温这个导演太称职了。“朕”的称谓，明黄色，龙，都是皇帝专用，那么美女呢？ /405
- 第三十八章 为主子送情书，意外地官升几级，是喜是忧？不见棺材不落泪，送了人情不图报，却隐藏着杀机。 /414
- 第三十九章 带着美女画像出征，难道胜过爱妾吗？到底是朱元璋有猫鼻子，还是郭宁莲的嗅觉更灵敏？河豚有毒，却有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功效。 /424
- 第四十章 火烧战船，再演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江上大雾和硝烟里，令人心跳的那团美丽的影子会不会香消玉殒？被人卡住脖子吊在半空，要你说自愿，这是什么滋味？ /436



目

录

5



- 第四十一章 舍弃所爱，官升一级，谁知个中滋味？不管陈皇帝生死，带上三牲去祭奠，覆巢之下无完卵。皇帝去了，妃子来了，到手的是美色还是仇恨种子？ /447
- 第四十二章 江南两个才女，杀了一个苏坦妹，另一个楚方玉在泾江口露面。他给登极的皇帝画完御影几个月，便来画遗容了，喜歌哀歌一人唱。 /457
- 第四十三章 躲了显赫的权势，也就远离了猜忌和危险，共患难易，共享富贵难。这是佛性大师九字真言后的又一忠告，足能左右刘伯温一生。 /467
- 第四十四章 画中人会倒在朱元璋的怀抱里吗？不占天时地利，却大胜鄱阳湖，只有人和为上。穷寇勿追，兵贵无常。同一条江，流淌着几对男女的恩恩怨怨，这是一条怨江。 /477
- 第四十五章 先当皇帝再占有女人，与胡惟庸的“生米煮成熟饭”异曲同工。纯真爱情与富贵前程在哲学的天平上孰轻孰重？在人心的一杆秤上却是各有各的称量法的。 /488
- 第四十六章 政声好，不如河豚烧得香，但二者比起沉鱼落雁的美女都尽失颜色。国之所重，莫先庙社。兰者为王者之草，芝兰生于深山，朱元璋称王前得的是王者之草吗？ /500
- 第四十七章 先充实后宫，再行登极，还准备着妻妹为候补，这是与仇富心理并存的好色癖。聚宝盆埋在城门下，才不会倾塌，南京从此有了聚宝门。 /512
- 第四十八章 砸碎无比豪华的镀金大床，不是因为它上面曾躺过一个亡国之君。“我是你儿子，长大了一定比你强”，如果刘伯温真的预知五百年后事，当嘉许朱棣所言不虚。 /523
- 第四十九章 一个土财主居然想与朱元璋一道千古流芳，杀头的罪名便成立了。穷人心、富人心，都是人心。金山银山换个虚名，有什么舍不得？ /534
- 第五十章 你怕她带着肚子里的小王爷跳玄武湖吗？那就封地为妃。富字少了一笔，是朱元璋得意之笔，可测人心有几分忠诚。孔夫子一定是受了老婆的气，才冒出了一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543



朱元璋

6



- 第五十一章 为出家，曾剃去过烦恼鬓毛，为当朱元璋近侍，他付出的是传宗接代的本钱，那是忠诚与屈辱的一刀。 /553
- 第五十二章 那只变得陌生的雏鹰就是她自己亲手调教和放飞的吗？是人固有的劣根性让他折羽，还是她训导无方？她枕了个一百万两银子的玉枕也没让自己清醒。 /563
- 第五十三章 爱马的将军昼夜兼程五百里来报告攻城失利，主公却让他弃马步行回去，令他知耻而后勇。杖打朱文忠的屁股是为公事而打，数棒疮药却是为亲情，这也叫公私分明。 /576
- 第五十四章 我能救你，却又不可救你；我能让你活，却不得不让你死，这是混合着最大限度爱与恨的情愫吗？让幼年王子们看着亲人被吊死，这是残酷的以儆效尤吗？让此吴王去处置彼吴王，究竟谁是伪吴王？ /590
- 第五十五章 如果小明王老老实实呆在滁阳，有碗饭吃，又可过皇帝瘾，却非要到金陵来，弄得连吃饭的家什也丢了。卦象虽主龙凤皇帝无缘到达金陵，宫殿还是要修的。 /602
- 第五十六章 沉船载君，当然不能留下活口，那等于留下自己的掘墓人。可悲的是廖永忠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忘了自己与他要毒死的人是同病相怜的。漫天飞雪，是为旧皇帝送葬，还是为新皇帝添彩？ /611
- 第五十七章 七天风雪交加，登极大典之日却是雪霁风晴。岳父指他一条路：用黄老之术取天下。曾杀人灭口的人忘却了自己也有被人灭口之危，还会争宠争封吗？ /634
- 第五十八章 少知道别人的隐私、阴谋，自己的安全系数就增了几分。当你变得无足轻重、从人家视野中消失时，你更安全。屏风中贴纸条，这是大明洪武皇帝的备忘录，这不表明他比别人记忆力差。 /648
- 第五十九章 二号监国拿一号监国的亲戚开刀，不是刘伯温不肯通融，实在是大明律不肯通融。如果你知道你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你肯定要防着别人照葫芦画瓢。 /665
- 第六十章 杀人，是圣上赋予刘伯温的职责，因为朱元璋说过，连刘伯温都胆怯时，天下就没有铮铮铁骨的谏官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悟和尚始终明白朱元璋何以翻脸不认人。 /676



目

录

7



- 第六十一章 即使是圣人，也不愿别人揭他的短处，何况圣人也都是为非圣人所用的。这就是亚圣在洪武皇帝面前的下场，不好用，便弃之，如弃敝屣耳。 /691
- 第六十二章 天从人意，带有罪己诏味道的石碑神秘地不翼而飞，与廖永忠的痴傻异曲同工。对小和尚的宽免是皇后促成的意外。 /706
- 第六十三章 高文健笔科场手，白发青衫宦路人，利禄之梦也许躺到棺材里也不会醒。腮帮子有一撮毛的周先生预言日后的胡惟庸，非大奸即大雄，今日可露端倪？ /721
- 第六十四章 口头遗嘱既可伪造，书面遗嘱补写起来也就顺理成章。好人不一定能当官，当了官的好人也不一定会当，这是不是奸佞之人执掌权柄的原因？ /733
- 第六十五章 一幅皇帝御影可让画师坐牢，也能解救同行。一大锭银子买一桶泔水，此人不疯不傻，是洪武皇帝的得意之笔，阴沟里的泔水可照出贪与廉的影子。 /745
- 第六十六章 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朱元璋首先就怀疑孔夫子有这么神，他更倚重峻法严刑。他不肯玩物丧志的骂名，神鸟海冬青便是殉葬品。 /756
- 第六十七章 科场里皇上赞不绝口的老到文章却冒出“后面还有”四个字，钱大的状元梦破灭了，却成全了靠喝犯人血的牢头。皇上张榜不是招贤，而是招汤，亘古未闻。 /771
- 第六十八章 稍宽一寸，民得益不止一寸；多取一分，国受损不止一分，这是朱元璋写在对联上的国策。李善长借用汤和三百亲兵修相府，与为自己修坟墓不相上下。 /784
- 第六十九章 在人危难时投入涓滴，异日会有涌泉之报，胡惟庸是不是在播种？设官为民与韩非子的刑、德“二柄法器”是否异曲同工？“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该出于孟子之口。 /798
- 第七十章 李善长的致仕与众不同，同时履新，这是体面的结局吗？女传胪给皇上开的一副药，皇上看来是剧毒。吊在辘轳上的爱情本来就是三玄的。 /814
- 第七十一章 作为开国首科主考官，眼睁睁看着会试中的鸿胪在廷试时因对策被杀，是不是奇耻大辱？画完天子画太子，画完太子画皇子时，种下了说不清的祸根。 /829

- p>第七十二章 自罚示众三天，小太监替皇上洗刷恶名，此谓忠。名声大了又怎么样，朕喜欢了，把它当花儿摆摆，不高兴了，什么也不是。 /840
p>第七十三章 “江南女才子”的名气最终没有“珍珠翡翠白玉汤”值钱，投之以泔水，报之以甘露，泔水也是生命的甘露。郭惠和蓝玉的爱情组带有皇上的鞭痕、刀伤，令人心有余悸，冲破它需要勇气和牺牲。 /852
p>第七十四章 请神容易送神难，最终自己得被逼着上了贼船，那是充满肉欲诱惑的船。情人的香魂一缕即将逝去，飞将军又把她拉回到人间，皇上又多了一顶绿盔。 /865
p>第七十五章 太子师官越做越小，终于贬为七品县令，都是因为他把太子朱标教成了一副女人心肠的善者。女囚徒忽而成了尚宫女史，只要楚方玉愿意，封贵妃也是易事，可天下也有另类才女叫皇上无奈。 /880
p>第七十六章 “体法乾坤，藻饰太平”，朱元璋很满意说他得乾坤之气创建盛世，可胡惟庸点拨他，坤与髡同音，骂他当过秃和尚，“藻饰”乃“早失太平”之意，天地翻转，杀机毕现。 /893
p>第七十七章 不管你是贵妃还是妻妹，背叛了天子必须死，赐死与举办国葬享尽哀荣并无二致。连皇上都无权反悔的丹书铁券是爱人的血泪生命铸成的。 /908
p>第七十八章 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国君，再大，也有征服不了的人。致仕六年又四个月要复出，是靠裙带，《孝经新说》值五百两黄金，是书值钱还是孝值钱？ /922
p>第七十九章 只要他上了我的船，不想同舟共济也得风雨同舟，莫愁湖畔无愁事。马伯乐将军不识人才却原来会相马，小題大做的铁面皇帝恰是从大处着眼。 /936
p>第八十章 朱元璋认为所以贪官杀不退，是因为心存侥幸，但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胡惟庸则以“鱼过重网，网网有漏鱼”质疑。染坊里一定扯不出白布来吗？朱元璋必须更新这个观念。 /950
p>第八十一章 泰山压顶，刘伯温逃过了一劫，痴心不改，《珍珠翡翠白玉汤文存》与弹劾奏疏两道菜齐上，皇帝挠头，刘基未尝不是自掘坟墓。 /963



- 第八十二章 皇帝审案，太子推翻，朱元璋急于让他走出宋老夫子的阴影。老虎如果不用它的利爪尖牙，猫也会欺负他的。上元节与民同乐，却乐出了血腥一条街。 /977
- 第八十三章 三碗酸辣凉粉不但活命，又换得斗金，毕竟是善良的功德。仁义之道可行于君子，不可惠及小人。 /992
- 第八十四章 图穷匕首现，灭徐达翦除政敌，却牵出了麻太医投毒旧案，朱元璋技高一筹，抢先抓住筹码，井中的祥瑞于是成了凶兆，剩的只有铤而走险了，对皇上不满者皆我盟友。 /1007
- 第八十五章 皇宫里的“野种”想登堂入室继大统，欲借胡丞相之舟出海，岂不知，胡惟庸自己的黄袍加身梦做得正酣。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当年救下通敌叛将，竟是无心插柳成阴了。 /1023
- 第八十六章 一个从人们记忆中消失的疯子，忽然成了丞相登门造访的重要角色。当年所有的卖人情、宽纵和施以小恩小惠，都是播种，今天到了该收获的季节了。 /1036
- 第八十七章 晋朝皇室兄弟阋于墙的“八王之乱”会在大明王朝开国之初重演吗？“上打君、下打臣的八千岁”并不是胡惟庸的最高梦想。 /1056
- 第八十八章 万寿节与砒霜没有内在联系，想兵不血刃改朝换代的梦想最终灰飞烟灭，达兰倒在了第二个同床异梦的男人刀下。 /1067
- 第八十九章 只因为想把王冠换成天子的天平冠，换得一把大火把自己烧成灰。古井喷酒是个现实的童话，而制造童话的人是位极人臣的智者。 /1077
- 第九十章 胡惟庸一案斩杀三万人头，如果那时有吉尼斯大全，朱元璋将首开纪录。也有幸存者，一个是皇上的儿女亲家，一个是太子的师傅，出于不同的理由，都不言谢。 /1090
- 第九十一章 朱元璋何尝不赞扬太子有情有意？但一国之君是个很奇特的位置，他不能以常人常理来断是非。不要以为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他们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或凭一支烂笔，不亚于刀兵。 /1108



朱 元 璋

10



- 第九十二章 把“梁国公”改为“凉国公”，字虽同音，却谬之千里，一个妖冶女人可能将“凉”变“热”吗？大明王朝开国首辅多活了十年，不知是朱元璋的恩典还是疏漏。 /1122
- 第九十三章 皇子亡，皇孙世嫡传统，朱元璋之隐忧在于自己百年之后，《永鉴录》是金箍咒吗？那个让英武一世的洪武皇帝两次戴绿头巾的人终于连“凉国公”也当不成了。 /1135
- 第九十四章 铲荆棘、除芒刺，恶人朕来做，把太平天子留给皇孙当。能屈者能伸，他屈过，伸过，这是他一生的全部吗？他不知日后的明史怎样开头，怎样结尾。无字的挽歌永远没有人知道是谁唱的、为谁唱。 /1148



第一章

朱元璋剃度，如净不净，十戒不算多，人间物欲如何能割舍？人人都有成正果、成佛之本性，无奈饥肠辘辘何！

—

元朝至正三年是个多事之秋。水旱蝗灾频频光顾的淮右大地又平添了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死人往往死到一村灭绝，无人埋尸的境地。

谁能料到，濠州钟离村的一个十七岁的受难者后来竟会成为一代王朝的开国之君，他就是朱元璋。

这一年的四月天，一连降了半个月的大雨，淮河泛滥成灾，瘟死的人顺水漂流，树上、河滩到处有洪水冲来的腐尸，吃红了眼的野狗，都受不了腐肉的臭味，专拣还有一口气的活人下口。

一个霹雷电闪大雨滂沱之夜，骇人的雷声混在恐怖的雨声中撕扯着天地，把淮右大地投入浑浑沌沌的境地。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雨中，鬼火一样的风雨灯一闪一闪，时隐时现，可以看见一行十几个人影，在泥水中艰难移动。这是朱元璋央求几个穷哥们儿抬着他的父亲、母亲和长兄三具尸体奔本县的皇觉寺而来，希图让



朱元璋

2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朱家亡灵，能浮厝于庙里，不当游魂孤鬼，可谁知道寺里会不会发慈悲呢？一个月之内，瘟灾夺去朱家三口人的性命，朱元璋已经麻木了，同村人都劝他连尸首也不必掩埋，快快远走他乡以避瘟疫，可他于心不忍，他明白，此时还能抬着父母的遗体，一旦自己噗通一声倒下，就不会再有人来抬自己了。他看被雨淋得落汤鸡一样的野狗，蹲在雨地里，两只眼睛像坟地里的蓝幽幽的鬼火，只要自己倒下，它们就会把自己当作美餐。

双脚践踏着泥水，朱元璋那两只硕大的向前罩着的招风耳里仿佛灌进了那首民谣：有旱却言无旱，有灾却说无灾，村村户户人死绝，皇上死了无人埋。

朱元璋咬牙切齿地恨，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得挺着活下去，他那双深藏在高高的眉棱骨下面的一双明亮有神、愤世嫉俗的眼睛，那足以叫人见了一面就无法忘掉的倔强的大饭勺子一样的下巴，都透露着朱元璋的不服输的气质。

皇觉寺的长老佛性大师会给他面子吗？

电闪雷鸣中皇觉寺檐角的兽头狰狞可怖，单调的木鱼声在喧嚣的雨中隐隐透出。

禅室里，长眉阔口满脸泛着红润的佛性长老手掐着念珠在诵经，风从窗隙透进来，把油灯的长焰吹得歪歪斜斜。

佛性突然停止诵经，侧耳谛听，他坐在蒲团上击了三下掌。

走路有点跛的知客僧空了应声走进来，叫了声“长老”，望着佛性等待示下。

佛性双眼半开半合地说：“有缘客来，去迎一下。”

空了有些不信：“师父，这风雨交加的天气……”佛性又闭目去诵经了。空了只得退出。

空了戴上竹笠，披起蓑衣，向伽蓝殿后面的僧舍叫了声：“如悟，云奇！”

两个小沙弥应声出来，都撑着油布伞。呆头呆脑的如悟看看外面的瓢泼大雨纳闷，这么大的雨，上哪儿去呀？

精明的云奇眨眨小眼睛，拍了如悟的秃头一下，不让他多嘴。



二人不再做声，跟在空了后面冒雨向山门走去。

空了三人站在豪雨如注的山门台阶上，高举着风灯也看不出三步远。忽然一个极亮的闪电划破夜空，照耀如同白昼，三个和尚看到有十来个衣衫褴褛的村夫抬着用芦席裹着的三具尸体踏着泥水跋涉而来。

云奇说：“抬死人的？是到咱寺院里浮屠的吧？”

空了慌了，忙叫小沙弥快去拦挡！时下淮南、淮北瘟疫流行，别把好端端一个皇觉寺都瘟了。

两个小沙弥正要跑下台阶去阻拦，背后佛性长老从山门里走出来，低沉地说：“慢。”

三个和尚都望着师父等待下文。

佛性大师那双穿着麻制芒鞋的脚，踩着长满苍苔滑腻腻的粗砺条石台阶迎上前去，他连伞都没打，任豪雨淋头，全然不顾，径直走向抬尸人。

空了纳闷地问：“长老，难道您说的缘客就是这几个抬死人的？”

佛性点点头，已来到抬尸人面前。为首的穿麻布孝衫的小伙子，佛性虽不是很熟，却从他那长长的马脸、饭勺一样的下巴和招风耳认出了是朱元璋，佛性问他是什么人死了。

朱元璋跪在雨水中哀求佛性长老慈悲，他告诉长老，这场瘟疫，几天内父母长兄全伸腿去了，连置办装老衣服、棺材钱都没有，取借无门，裹尸的破芦席还是好心的邻居刘继祖老先生可怜他送给他的，才不至于让老人黄土盖脸。

佛性慨然允诺，寺里后配殿尽可以先浮屠。

朱元璋在泥水中叩头说：“谢谢长老，不孝子元璋替二老感激长老的大恩大德。”

佛性向上抬抬手，让他起来。

空了凑到佛性跟前小声说了句什么，佛性不为所动，他说他家与众不同。元璋的父亲当年对庙上施舍过，元璋也是半个佛家子，只是未舍身而已。



朱元璋

4



原来皇觉寺十年前被雷击失过一次火，四乡施主捐资重修庙宇时，朱元璋的父亲朱世珍自己虽不富裕，却像行脚僧一样走遍濠州的山山水水、村村户户，磨破了嘴皮子劝人捐钱。令人惊异的是，他一个人劝捐的钱，竟占了修庙费用的两成，所以佛性大师向来高看他一眼。而且朱元璋七岁时得了一场怪病，大师曾口头答应剃度他为佛门弟子。

既然有了这层关系，空了再反对也没有用了。他暗中吩咐僧众，在通往后配殿的路上、墙角多洒些生石灰，他认为这可以灭瘟疫。

朱元璋于是对抬尸的几个小伙伴说：“徐达、汤和，你们抬灵到后配殿吧。”

徐达和汤和年纪不大，却都很魁梧，徐达红脸膛，方面阔口；汤和面孔黧黑，满是络腮胡子。他们答应一声，指挥着大家提灯绕向后配殿，空了、云奇在前引路。

佛性对朱元璋许愿说，过几天会替他找找施主，给他父母化化缘，弄一副薄板棺材，再跟刘继祖说说，看能不能借块地下葬，入土为安啊。

朱元璋说：“穷人没有活路啊，活着难，死也难，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佛性却用参禅的口吻说：“没听说过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怎么说寸土皆无？”

朱元璋却没有往心里去，也不明白这隐含玄机的话里是什么意思。

后配殿里除了朱元璋亲人的三个芦席卷，在浮屠的木台子上还陈放着几具朽烂的棺木，显然都是穷人的尸骨，永远遗弃在这里了。

朱元璋恭恭敬敬地在长明灯前跪下，叩了几个头，然后退出破败的门，和等在门外的徐达、汤和、吴良、吴祯、陆仲亨、费聚等人一起消失在暗夜雨帘中。

淮河两岸总算又见到了太阳，水退去了，瘟疫却不退，接着是一连四十天滴雨不落，老天好像发誓要和苍生过不去，人们心头最后一点希望的火焰也熄灭了。

只有逃荒。淮河儿女最不陌生的两个字就是逃荒。当劫后余生的人们扶老携幼背井离乡踏上漫漫途程时，朱元璋走什么路？往哪里去？

龟裂的大地真正是赤地千里，大水退后种下去的庄稼干枯了，划根火能点着。沿着钟离村乡间土道，一群群扶老携幼的难民们艰难地移动着。旱风卷起冲天的烟尘。

朱元璋和徐达、汤和、吴良、吴祯、陆仲亨、费聚等人坐在村口井台上，个个满脸菜色。汤和想打一斗水，辘轳响了半天，水斗淘上来的只是半斗泥浆。汤和赌气地把水斗摔到了井台上，说：“连这几十丈深的井都早得见底了，今年两淮一带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

吴良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问他们听说了没有。他说淮北一带饥民造反了，叫什么白莲教、红巾军。

徐达四下看看，说：“别乱说。”

汤和指着用铁链子拴在井台上的一把上了锈的菜刀说：“想反也没兵器。”是啊！哪朝哪代也没有元朝官府防民变防得这么彻底！一个村子使一把切菜刀，铁匠都失业了。

徐达望着朱元璋说：“元璋，从小你就是我们的孩子头、主心骨，主意也多，你说吧，不能等死啊。”

吴祯说：“对，我们都跟着你，你说一声反，我们就挂先锋印。”

朱元璋垂下头沉默片刻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看，各奔前程吧。”

众人都是一脸的失望。